

子部雜家類

摠目卷百二十三著錄
雜纂

宋趙善璫撰

自警言編九卷

明嘉靖中
林庭棉刊

重刊自警編序

公夢圭梁公安林

走不敏幼讀父書偶閱自警編愛之
不忍釋手比長宦遊中外每篋以自
隨編凡九卷其為目五十有六自學
問操脩以至出處政事各以類聚皆
採集宋名賢嘉言善行之大端以自
警因以名編作于嘉定甲申漢國趙
善璚氏迨我亦下

服

善璚氏迨我亦下

亦下

明洪武甲戌刻布于

蜀藩弘治壬戌武廉憲清重梓于嶺
表俱僻在一隅傳之弗廣且歲久多
剝落謬誤讀者憾焉嘉靖庚子形山
馮公時雍自湖藩陟吾閩左轄旬宣
政餘爰出是編屬謫官陳進士光哲
校訂鋟梓于薇垣精舍遂偕同寅方
伯車公純叅 公夢圭梁公廷振

徐公樾曾公

惠顧庭榻于朋樂

園屬為之序序曰士君子立身行己
脩齊治平之術載於是編詳矣雖其
閒言人人殊或隨事應物或有激而
然過中不及亦容或有之然求其大
要非養之素見之審而處之確然者
未易及此等而上之雖堯之執中舜
之志衆禹之競業湯之盤銘孔之發

憤忘食曾之吾日三省孰謂不胚胎
於是而可為行遠升高之一助哉形
山公之恪於持己良於敷政平生大
節端可以匹休古人而無愧者謂非
自警之功而何哉故惓惓是編之傳
其與人同善之心廣矣第愧不肖服
膺尊信亦既有年今老矣落落故吾
執筆序此不
之三歎

庚子冬十月

賜進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工部尚書侍

經筵

勅賜廩輿馳驛致仕三山小泉林庭棊序

味觀動興... 三十七... 泉林... 縣...

... 縣...

魚子冬十月

噫是編也藥石予

疾多矣却掃八年

安之義命官馳六

載粗不愧見吏民

皆是編之助也客

有好事者從予抄
錄予曰單見諛聞
藉是強而進身何
敢以示人客曰遽
伯玉恥獨為君子

豈用心之未廣耶
予嘉其說遂鋟木
于九江郡齋端平
改元三月旦善璫
再書

右序見宋刊本藏吳縣潘尚書祖蔭家光緒十六年
元日借以按此本乃知明刊與宋時原本迥異惜尚書所
藏宋槧祇是殘本未完然每以校按此段數增多且所
採撥原書多不竄改並具出處為可貴也此序林刊本
之從宋槧鈔補以存原刊面目尚書又云別有一部六殘
本勿之控不出以俟異日相假云云時考宗季刻以子在
都寓予家度歲暇其修校一過漫記序末是歲四月
五日順德李文田記

刺自警編序

昔者子貢嘗有言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夫性與天道豈出於
文章之外而門人固有不

易聞者要之上智之士不落言詮中才以下推類求通根器既殊授受斯別聖人之於天道非秘之也今夫論政至堯舜止矣執中之外無長說孔子答門人

之問政則區別條貫言人殊顏曾之授教闇然無言至於由求子夏之徒問仁問孝如化工造物隨材造就不執一方聖人之教人何若是之多術也於乎

自警編序
七
走和
此可以見夫子之文章矣
夫子之文章在當世賢者
可得而聞之後世賢者可
得而識之下此而有一善
之可稱者固亦文章之支
流餘裔聖門之所必錄者

也宋儒趙善瑯自警編之
集其謂是歟予嘗誦法之
餘竊嘆曰君子之百行備
於此矣夫是數君子者未
嘗登洙泗之門牆聞夫子
之道論然其資稟近粹庶

幾合乎中庸擬之夫子之
文章固猶泰山之於土壤
河海之於細流斯亦大道
之所與進者也夫子嘗有
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然則三代而下

前言往行之可以多識而
蓄其德者舍是書其何以
哉善承之此方欲圖鉅梓
使邊方下士知古人德行
道藝之全去冬十一月與
僉憲姚君言及君曰此素

自善錄序
九
郭棣升

志也十二月回大理遂亟
圖之今年正月君移巡臨
元僉憲易君代之逾月而
工告成夫趙公爲此編于
數百載之前至於今而刻
之者海內幾遍及予欲重

梓以廣其傳而二君同心
銳意興事此可見道有曠
世而相感事有不謀而自
合亦性與天道之在人心
有不容息者敬書以識之

嘉靖四十年冬十月雲南按

嘉察司提學副使錢塘陳善

撰不容息者始書以繼之

合亦卦與天直之或入心

世而財德事有不無而自

後意興事如可與直有觀

新心直其直而一哉同心

自警編目錄

學問類卷之一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卷之二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卷之三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卷之四

交際

教育

濟婚葬

出處類卷之五

出處

處患難

事君類上卷之六

忠義

君子小人

樂善

義命

休致

公正

德望

諫諍

用人

講讀

得體

事君類下卷之七

憂國

善處事

使命

鎮靜

信

救荒

救弊

獄訟

財賦

制勝

兵

政事類卷之八

政事

濟人

辯誣

兵

拾遺類卷之九

討論反覆

報應

計
 議
 論
 反
 覆
 報
 應
 齊
 魯
 公
 質
 字
 文
 素
 大
 名
 人
 舉
 後
 唐
 第
 一
 張
 文
 定
 公
 齊
 賢
 字
 師
 亮
 曹
 州
 人
 舉
 賢
 良
 方
 正
 李
 文
 正
 公
 昉
 字
 明
 遠
 深
 州
 人
 舉
 進
 士
 呂
 文
 穆
 公
 蒙
 正
 字
 聖
 功
 河
 南
 人
 舉
 進
 士

宋名臣名儒姓氏號紀

韓國趙忠獻王普字則平幽州人

濟陽曹武惠王彬字國華真定人

魏國韓忠獻王琦字樞圭相州人舉進士

信國岳武穆王飛字鵬舉相州人

衛國高烈武王瓊家世燕人徙亳州

范魯公質字文素大名人舉後唐第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

李文正公昉字明遠深州人舉進士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

陳晉公恕字仲言洪州人舉進士

萊國寇忠愍公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

錢宣靖公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

張忠定公詠字復之濮州人舉進士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洛州人舉進士

曹穆公瑋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

馬正惠公知節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

侍讀孫宣公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

李文定公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

許國呂文靖公夷簡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及第

魯肅簡公宗道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

晏元獻公殊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人舉進士

陳忠惠公堯佐字希元閬州人舉進士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

王文康公曙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

韓忠獻公億字宗魏開封人舉進士

程文簡公琳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

王武恭公德用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

沂國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人舉進士及第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宋城人舉茂才

龐莊敏公籍字醇之單州人舉進士

韓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

蔡忠惠公襄字君謨興化軍人舉進士

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越州人舉進士

吳正肅公育字春卿建州人舉進士

潞國文忠烈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人舉進士

唐質肅公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

司馬溫公光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

狄武襄公青字漢臣汾州人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

吳文肅公奎字長文濰州人舉賢良方正

魯國曾宣靖公亮字明仲泉州人舉進士

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撫州人舉進士

申國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

官舉進士

蜀郡范忠文公鎮字景仁成都人舉進士

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舉進士舉進士
東坡蘇文忠公軾字子瞻舉進士

劉忠肅公摯字莘老永靜軍人舉進士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舉

進士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南劍人舉進士

內翰曾文昭公肇字子開舉進士

魏國張忠獻公浚字德遠舉進士

中丞李恭惠公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

尚書余襄公靖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

鄭國宋元獻公庠字公席安州人舉進士

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

胡文恭公宿字武平常州人舉進士

王晉公祐魏州人

趙康靖公槩字叔平應天府人舉進士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

呂榮陽公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子以恩補官

蔡文忠公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

豐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解州人舉科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

魏國王文正公旦字子明晉公之子魏州人舉進

士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文正公之子遺恩補官召試

洪忠宣公皓

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

翰林學士竇公儀字可象薊州人舉進士

諫議田公錫字表聖嘉州人舉進士

內翰王公禹偁字元之濟州人舉進士

中丞孔公道輔字原魯舉進士

集賢學士劉公敞字原父吉州人舉進士

起居舍人尹公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

御史中丞呂公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舉進士

中書舍人曾公鞏字子固建昌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蘇公轍字子由舉進士

丞相蘇公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

太史范公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

密學陳公襄字述古福州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尚書左丞王公存字正仲潤州人舉進士

尚書彭公汝勵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

樞密王公岩叟字彥霖大名人舉進士

侍郎鄒公浩字志完常州人舉進士

資政殿學士劉公韜

彭公思永字季長吉州人舉進士

內翰賈公黯字直孺鄧州人舉進士及第

侍讀孫公甫字之翰許州人舉進士

祕書丞劉公恕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

院使种公世衡字仲平以蔭補官

諫議司馬公康字公休舉明經

待制王公質字子野以蔭補官

推密學士錢公惟演

馬忠肅公亮

丞相張公文懿

諫議竇公禹鈞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

諫議謝公泌

叅政孫公抃

尚書許公元

尚書李公捧

范公正平字子夷

校書郎陳公達

尚書楊公珍

右司諫賈公易

侍郎李公若谷

大學博士權公邦彥

通判薛公長孺絳州人

節度使符公彥卿

侍郎楊公偕

起居舍人李公綱

樞密鄭公穀

陳希夷先生搏字圖南亳州人

胡安定先生瑗字翼之泰州人

石徂徠先生介字守道兗州人舉進士及第

孫泰山先生復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

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河南人

程明道先生顥

徐節孝先生積字仲車楚州人舉進士

程伊川先生頤

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舉進士

楊龜山先生時字中立延平人舉進士

蘇老泉先生洵字明允眉州人舉進士

張橫渠先生

黃魯直先生

尹和靖先生

張無垢先生

藥城先生

李公繼隆

陳公洎

王公欽若

丁晉公謂

張文節知白

陳公執中

西京劉留臺

王公安禮

王公安國

崔公孺

王公達

劉公彝

晏公敦復

張公燾

賈文元公

陳龍圖從易

陳公堯叟

虞公允文

李光祖元亮

程大中公珣河南人

蒲宗孟

張子韶

吳康信

趙君錫

潘良貴字子義

翰林學士蘇公儀

王忠穆公巖

宋名臣姓氏終

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類

學問

學問

見識

器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

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滎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生居並

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
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
氏學而明道先生顯及橫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
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
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
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
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
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
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
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
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
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孟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

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子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以如此。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又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三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又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
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
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
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曾公不聞有聖人之
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
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
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
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

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
致其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
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怠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
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瞿然
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
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
也素怯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

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
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
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
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
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
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
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
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間。見上
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蘆十數莖。蘸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
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
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

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又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
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
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幸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
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
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
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鬼子十
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本視文穆公見之驚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其

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其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

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夷簡封國云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

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存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畧相似焉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穆謂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穆公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予至定治事畢曹穆公謂予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予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予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穆公曰

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駸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方叅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

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公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為相王文正公叅知政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文

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詰置懷中不得已乃受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按文集公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脩之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荅書啓者為之邪若苟貪榮利強顏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亦

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

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

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當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

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文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瑞殿既成客有勸公墓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矣用之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治平中夏國遣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
議及王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
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
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
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
公所料祝如所教吞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
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
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
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
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
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
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
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
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虜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

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用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用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

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
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
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
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
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敘官為所當先忠
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
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
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
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

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
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建中之初公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匿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

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獻可公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

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
光矣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
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
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
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
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
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
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
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

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
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
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
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
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
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
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曰人固
難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
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

校姑從之介甫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
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
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
姦云

熙寧間王文公初拜叅知政事神宗方厲精求治一
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旣晏例隔登對
官於後殿湏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公
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
士侍講邇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路並行而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

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
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
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
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
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
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
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
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

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
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温公退自
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寢有
傳其章疏者徃徃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
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文公之門躁進諛諂之士
悉辟召為僚屬自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
為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
於四方妄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抗議
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
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為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
事出知鄧州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
為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
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
請相州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
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
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
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

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謂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

使之在人上乎寇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
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
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
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
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
果被流竄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太
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
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
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
指斥之詞矣

張忠定公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
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知
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
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
矣公命悉舁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
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

王文正公為兖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
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
嫌忌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
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器量

尚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
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
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宣麻亦不
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
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
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
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

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
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
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
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
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
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趙忠獻王在中書呂正惠公為叅政忠獻謂人曰吾
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
形于言真台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文正公王已疾
困辭弗得見既而責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
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
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頗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
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
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
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
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各堂吏皆遭責罰不踰
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

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吝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旣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太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宏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詰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得。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

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然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歆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傅獻簡公言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蹠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

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

量

臯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
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
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
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
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
寒士無辯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騶不知其為公
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
而自媿也

陳留稅章樞密祭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公
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為動章嘆曰公誠
有德者我聊試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
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
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
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
之時程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程子

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
貽兄姊之憂耳程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
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舍人謫官均州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舍人得疾即
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文正文正日往視其疾
一旦遣人招文正甚遽旣至舍人曰洙今日必死
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言不可信洙並無所
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文正語久之
謂文正曰公可出沫將逝矣文正出至廳事已聞
其家哭文正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
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
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
服公之量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
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

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自警編卷之一終

自警編卷之二

操修類

正心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緜晦 攝養 好生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
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
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
虛日先生酬答不倦忘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
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
其身心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先生初
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

誠為本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
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自此不敢有邪心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
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
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歟此心自正不待
人正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
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
正也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懣

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
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晦庵先生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
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
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失之可
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
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
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

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
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
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
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
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
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
其心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
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
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
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

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
屢省之哉

或問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
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
心學者未到不動處湏是執持其志

氣聽命於心者聖賢也心聽命於氣者衆人也凡氣
之在人逸則肆勞則怠樂則驕憂則懾生則盈死
則汨氣變則心為之變有不能自覺焉志者氣之
帥也今心隨氣變是帥不能令而氣反為之帥矣
氣反為志之帥而吾心志之盛衰惟氣之為聽則

心者氣之役也聖賢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為氣所
御以心移氣而不為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
勞逸變於前而舜之心未嘗變也姜里之囚虞芮
之朝憂樂變於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避席之
時易簣之際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
自勞自逸自憂自樂自死自生吾心曷嘗不自若
哉楚武王自憑悔諸夏兵行中國雖臨大敵其心
初不為之蕩也迨其季年以堂堂楚師伐蕞爾之
隨將受兵而心蕩焉蓋楚武初未嘗知治心之理
所恃者血氣之剛爾平時臨敵而心不蕩焉非真

能不動氣方剛也死期將至血氣既蕩心安得不從之而蕩乎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礪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

實諸人者以其所為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
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懶於心矣豈有工夫
點檢他人耶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中歲常置黃黑
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則投一黃
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
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一念不興遂徹豆
無可數人強於為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自防檢
此與趙清獻公焚夜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

同也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焚香拜手告于天意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

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况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與人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鄒侍郎曰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是工力

畢文簡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家願語錄云薄於脩人事而厚於責天報者舉世皆是使造物何以厭其欲

張無垢曰用明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分與

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己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
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
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
其次矣

王沂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
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賈內翰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
文正曰某晚進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怠

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嗚呼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
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

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有中批余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旣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

終身行之者

未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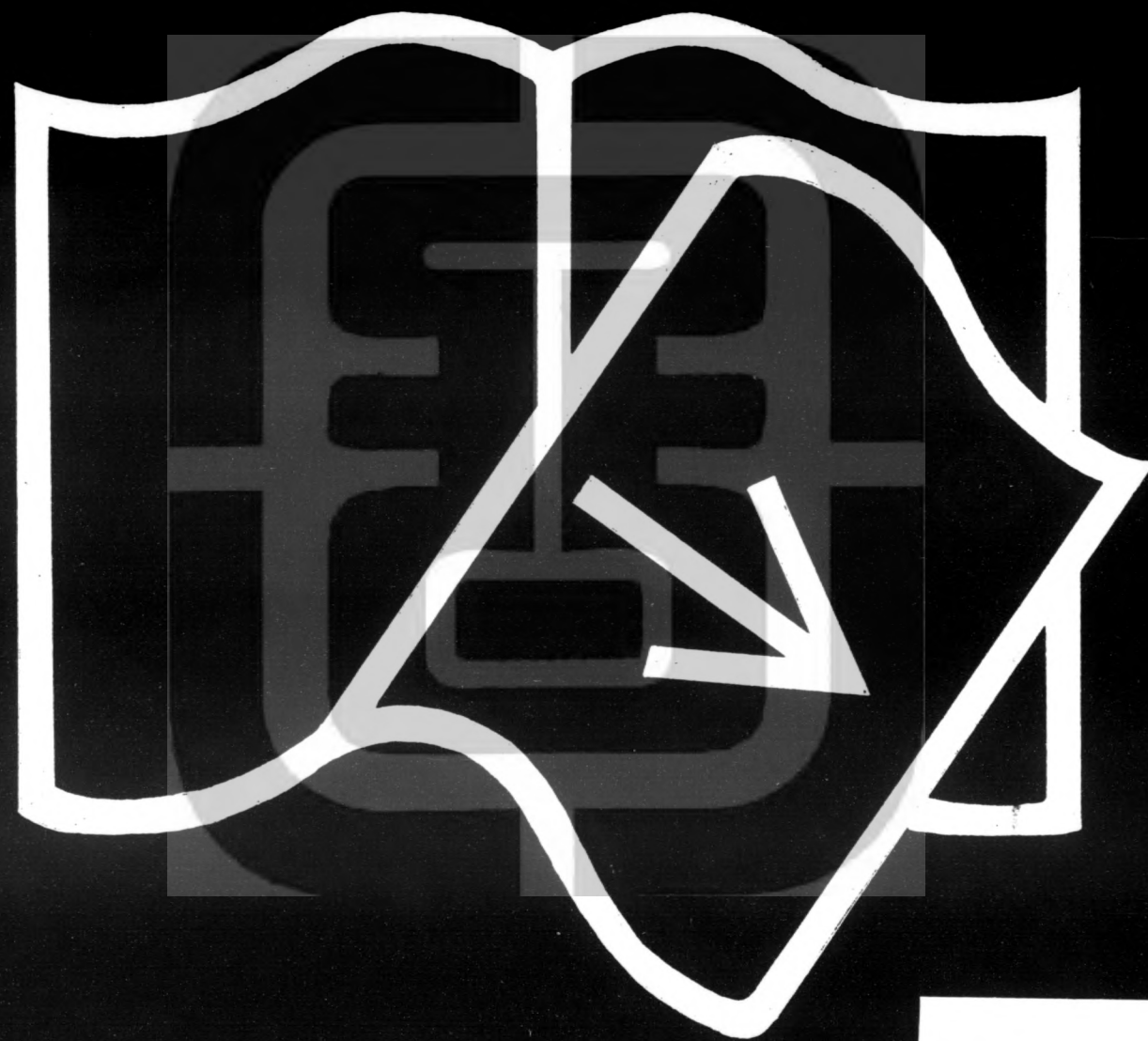
須臾離也

之何

先溫公曰

際括

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



原件短缺

P11

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嬰童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名唯至誠故也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閤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

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調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為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戶贓污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悅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戶實

有賊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又道護錄云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任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徃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徃徃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處之耳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

韓魏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

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公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安定言行錄云了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周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

之厚能至是乎邢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徃徃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

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

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胡文恭公執政時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

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言蔬食者唯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這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

操守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旣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
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
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
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
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
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
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
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
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
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
時人服其操守

孔中丞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訕或遷而公持
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
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
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
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
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
出

彭尚書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隨時自效曾文昭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傅獻簡公以母

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且爲言新法之不善者安石大怒乃以爲直昭文館權同判流內銓劉元城先生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文忠公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贊二公文忠稱之跋數語於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文忠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跋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

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荅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尚書左丞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尚書乎故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晉公所黜後晉公蓋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父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卽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參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丞相曰子容吾鄉里文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荅

田諫議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元之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內翰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為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元之終不能改

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王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弊亟用富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皆不悅獨杜祁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

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程文簡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云

曾中書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歉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徃徃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

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
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
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
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
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
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之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官
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但得彥卿

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驛召問因
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
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
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
者已而魏公旦果為太保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
少立銜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
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
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
遠志向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

爲時上下也

尚書李公風度凝遠與人無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異其助而詆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論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忠獻公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

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密以檜意告公而歸具奏其實檜黜秉信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皆上書迎合者翻黃下吏部張公燾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臥家秦素厚公命樓詔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晏公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公以母老欲

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
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其不附已使
腹心之人啗公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
夕可至公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况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公平居靜默似不能
言者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
禦不避權要當時將相大臣如呂趙張秦韓楊輩
皆無所阿附善則揚之惡則抑之在朝莫不敬畏
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公獨立不與交秦雖
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辭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
屈者安能若是乎

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為公危之公處
之裕如神色不動非氣之所養至剛至大有不可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教授或與過從
觴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
教授多蒙其力而公獨不徙官為司業時芝草生
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荅則陰畫以獻宰相召
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
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周退謂人曰
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為諫諍官也

陳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名言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韓魏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夢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

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為晚節之規

种放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故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定力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所以來之故不荅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堦復宴飲至暮

而罷

李迪為王仲宣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畧有間矣

陳忠肅公謫台州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至台郡

數月朝廷起遷人石幟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
論訕訕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幟至揚言怖公次
日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
狀置邏卒巡察未幾攝公至郡郡庭垂簾如制獄
大陳獄具蓋朝廷取索尊堯副本而幟爲此以相
迫脅耳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臥
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爲所撓
幟亦終不能爲害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
東則移廣西旣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申之所載稱

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所在州軍監督日行
一舍或從海往來人謂必死七年之間未嘗一日
病及貶海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
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聞朝廷
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不爲動
貶所有土豪緣進納入仕持厚資入京師直以能
殺公意達惇見之不數日薦上殿改秩除本路轉
運判官其人飛馭馳驅至公所郡先遣其客來勸
公治後事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
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死卽死依

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取紙閱之皆經紀其
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嘆以爲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
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
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
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何太早也問之乃運判公
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云若人不死則
公未可知公亦無喜色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舊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
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鼎

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
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
溫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
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
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
望萬一劫公東來以之動民奈何公笑而不荅再
問之則云此何足問吾輩平日學道以忠孝爲質
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
矣

唐質肅公為御史因張堯佐以姪女有寵於仁宗驟

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使唐公力爭不已上怒

詳見

諫諍門貶公英州別駕公之南遷挈家渡淮至中流

大風波濤汎濫舟人恐不免飼魚驚公元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亦欣然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猶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

呂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於無寧初監

韓魏公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訝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

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
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
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庠
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
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
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
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
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傅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之與之未足
呂滎陽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蓋臨年嘗言
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在水中時猶覺心動數
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
如此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
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
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
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王待制公在相門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真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水壁聲

畢文簡公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其妻貸於王文正公家故天下稱其清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湏以庶清聞

唐質肅公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按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中書公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守與民爭利者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為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陳忠肅公為越州僉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
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
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
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
生皆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
端明邵先生知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
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
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主使信已也夫廉
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之淺矣盖

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 不受賊
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蘇丞相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惟孟安序朝奉分
寧人歲以雙井一斤爲餉知吾無苞苴之入也

太宗時王禹偁爲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
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閩人
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
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
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

父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滎陽呂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
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
糧者數日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
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其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
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
及舊貂褥賣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
之於光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為猾吏所餌不自省所得毫

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口利所得
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儉約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
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
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
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
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
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
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忠獻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

蓆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獻
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范文正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
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
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又已早
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悻慢之物耶口豕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
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齋糲每退自公易
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始終
如一

范太史公作布衾銘記云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
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患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
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
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

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公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高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 待禍辱

旋臻取易於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古人不然樂簞食萬世師模紆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張文節爲相習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

如一日乎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
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
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
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養耶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晚年際會所得俸賜
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薨
之日吊哭者造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歎愕
咨嗟以為寒素不若也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
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
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
產後雖出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
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
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斬之笑荅曰彼詐我
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斬者
愧之

陳文惠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

誌其墓

石徂徠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其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呂滎陽公在維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一或三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抑有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七方環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饗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削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虎頭燕頤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為貴食肉為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美矣

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觀者乎飲食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刺鏤之朱綠之以為盤素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人須是於一切滋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為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為他緣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學者且先
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孔明當
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
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
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
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
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
大丈夫矣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松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
尤好夜宴劇吹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
人至官舍見一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
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
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
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
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王文正公冲澹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
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如此亟令減損故家人

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
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饅頭饅
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
他人書簡後截下祇其儉德如此

無嗜好

呂文穆公為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
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
面不過楮子八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
聞者歎服謂賢於子衡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
累者昔賢之所難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第以呈文正文正曰如何弟曰
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
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
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孫侍讀公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公曰一日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佳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涓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六方與所成

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謝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恠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

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
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
此耳若二妹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
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
垂憫然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懇敷
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
飾與之俾為嫗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
罪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
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
爲

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心又賣妾以
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
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
穎公辟為太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
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
汝自飾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
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也穎公知之對僚屬咨
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
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寢顯俸

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
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
郎中為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
書絕交矣

元城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
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
炎荒恐不生可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
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
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
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之畫像於

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
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
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
何爾若仕宦言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
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而以清獻比右軍

蘇丞相言少時聞計用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
有所好則心腹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武
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
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甫
縛之徒出而民困於拮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

之徒出而民救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而可醢之者謂其有嗜慾也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白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_六鑲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謹言語

張子韶曰古人默觀方寸孰偏孰正偏處舍之正處行之心在於正而情或居偏吾則痛檢其偏而不敢劇談正理深恐所見隨言散去其於行也必無力矣今人寡言者雖善惡未可知然復其為善為惡力其為惡也亦以_心若夫終日詭詭者為善為惡多見其不終耳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胡文恭公爲人清檢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以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加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孝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迎送而已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剛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

胡文恭公為人清檢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顏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以叅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知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呂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粗行與老先生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爾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

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長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

則舉凡言之不出于毀者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大雅
俱舉



言亦不言矣此豈言者之

林五楹韜晦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曰

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

在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用闕閱豈曾所敢

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

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實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

敷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

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

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

林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正獻公有門生為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
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
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
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
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
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繫之
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
以伸其志徒取禍爾予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
於中也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眾必譖己為上者又不加明
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
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
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
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
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
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
弗與辯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
賤丈夫急己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用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子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管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血氣有傷當習射
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文定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
來就學其子儂宥所贖千金得病甚瘠客于逆旅
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
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
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
養生之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
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
真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

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
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
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
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
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
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
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交爭之
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
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

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邵堯夫居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暑大寒也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旼苦病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又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大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

刺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 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麻 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呂滎陽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滎陽公嘗教人每刺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

凡公為人處事每如是也亦入隕石歲大半之昔
陳忠肅公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
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
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
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
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可常之道偶吾性安
之故不欲勞人也
明道先生語錄問神僊之
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

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
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
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 此是天 間
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 之
矣

笑

非難也... 異也... 頃前之... 頃前之... 頃前之...

小不好生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

盛無

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

喜怒

居堂屋救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

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

心愛物

此為暴雨... 此為暴雨... 此為暴雨...

陳文惠公見物動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

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二宋卅角之年同於鬻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

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

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
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
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
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
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
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

是也

今歲固當首捷然公

曰妄也一歲固無

獻太后當朝謂不可

先兄

小宋為第十始信僧

呂滎陽公為郡處令公帑

鮓魚

尊乾以待賓客以減

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

猪羊然性嗜蠓蛤故

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

亦一才有見

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
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覲但已親羅患難不
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
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
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餘雖困尚能置

水瓮中湏其死食生即放之雖困尚猶曰公且置
 受無量痛苦爾醉則未謂之和食自取味也又曰
 異鱸鯽之在池極不數以口即之姑射育生之醜
 豈亦愈為煎烹也非青烟未驗則占縣羅惠鐵不
 說昔好之心中雖無苦野然醉無幾萬一野射橋
 意不與爾而野射橋自
 亦一亦育具

蘇羊然封管解他姓
 藕東地云余少不喜珠

曹韓以卦實客以卷

自警編卷之二終今公帑

